

摄政王妃

SHEZHENG
WANGFEI

中

完结篇

叶阳岚 著

无论曾经遭遇了什么我都庆幸，
幸而我还活着，
否则将会何其遗憾。
一生里终不得见这世上还有一个你。

精美古风彩插+独家番外

随书赠送：

潇湘书院人气作家
叶阳岚精心打造
精彩大结局惊艳上市

如果可以，谁不愿一世康泰
又有谁愿意将自己淹没于
阴谋、算计、鲜血、死亡之中
幸而有你
才能让我对这冷淡的人世
有了渴望和期盼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摄政王妃

完结篇

叶阳岚 著

SHEZHENG
WANGFEI

中

第十一章 改天换日

明乐从御书房出来的时候神清气爽，闭上眼，她缓缓吐出一口气，重新睁开的时候，目光清澈明亮，映着清晨旭日的光辉，闪烁着夺目的光彩。那一张倾城绝艳的脸庞，仿佛只在这一瞬间，便美到了极致，刺得人眼睛生疼。

这边她正要出宫，刚好见到纪浩禹和长平从对面走过来。看到她身边的重甲护卫，纪浩禹就有些牙疼地抽了口气。

“王妃！”长平皱了下眉头，快走两步迎上来。

“还好吗？”明乐笑笑。

“嗯，奴婢没事！”长平回道，回头看了眼纪浩禹，“多亏荆王殿下帮忙周旋，事情很顺利，没出什么差错。”

“那就好！”明乐点头，往前两步走到纪浩禹面前，微笑道，“荆王殿下，您若还要在盛京滞留，后面几日我府上可能不方便招待您了，请您见谅！”

孝宗勒令封锁殷王府，一定不会再让纪浩禹随便出入。

“看到王妃平安，本王就放心了，至于别的，全都是小事。”纪浩禹神态悠然，仰头慢慢吐着气，无论神情和语气都与他平时的作风再契合不过，可在外人看来，不知怎的，总能听出一点言不由衷的意思。

孝宗软禁算个什么事，也值得他特意进宫一趟吗？想来自己还是被这个丫头耍了，难道她察觉到了什么？

纪浩禹唇角依旧含笑，深深看了明乐一眼，表情随意又无懈可击。

明乐弯起唇角对他略一点头，继续举步朝前行去，在重甲护卫之下浩浩荡荡出宫回了府。而她前脚才一进门，孝宗又派了一支两千人的御林军，协同之前随她回府的侍卫把整个殷王府团团围困了起来。

“王妃，您可回来了，奴才都要急死了！”周管家在大门口迎到明乐归来，终于松了口气，但是一看她身后跟来的大批御林军，就又把眉头拧得死紧道，“这是——”

“皇上体恤，怕我们王府守卫不够严密，特意叫了人来帮忙。”明乐不甚在意，径自进了门，吩咐周管家道，“把门关了，传我的话下去，这几日府上的人全部禁止出门，省得给诸位御林军大人添麻烦。”言辞之间，讽刺意味极其明显。

一行人绕过影壁，进了花园，听到身后的关门声，明乐立刻整肃了神情问道：“这两日，我吩咐你的事都做好了吗？”

“是！”周管家回道，“奴才遵照王妃的吩咐，已经叫人最大限度地把消息散出去了，现在街头巷尾都传得厉害，再加上我们的人暗中造势，短时间内消息应该很难压制住！”

“那就好！”明乐舒了一口气，脸上神情还是不见放松，思忖着默默回了主院。

虽然知道宋灏已经勒令屯集于楚州的军队秘密往京城压进，但是对于他们具体的行程，明乐还不能完全把握，楚州那里，宋灏自然不会那么不小心，露了线索给人追查。今天御史台那里的折子其实也是她叫人提前伪造的，原是想等关键时刻拿出来震慑孝宗以争取时间，最后却为了留住纪浩禹而提前散了出去，也不知道会有多大的影响。

而她叫周管家去做的事，就是把姜太后遇刺一事添油加醋到处散播，让百姓去揣测议论，以此再度冲击孝宗在臣民中的威望，间接为宋灏起兵制造名正言顺的契机。

换下朝服，明乐擦了把脸就把雪雁和雪晴打发了出去，对长平问道：“昨天傍晚你就和纪浩禹在一起，这期间可有发生过什么可疑的事情？”

“有一件事的确很奇怪，奴婢也正准备和王妃说呢。”长平神色凝重地皱起眉头，一边回忆一边说道，“昨夜我们被李成玉父子困在宫外那片树林里，半夜遭过一次暗算，当时我被迷烟熏倒了，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神志不清，迷迷糊糊的。事情说来倒也没什么，只是事后想想又总觉得奇怪，我总觉得昏睡的那段时间所处的地方颠簸得厉害，不像是在平地上，倒像是在马车上。后来清醒过来却又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曾离开那个林子。”

“你晕了多久？”明乐沉吟一声，也不由得警觉起来。

“前后大约有一个多时辰吧！”长平想了想，“王妃，虽然是中了迷烟，可奴婢当时的感觉很真，你说会不会是——”

“你是说曾经有人趁你昏迷，带你离开过？”明乐接过她的话茬。

“我只是觉得奇怪！”长平一筹莫展，倒了杯水递给明乐，“如果是李成玉的人趁机劫持我，事后荆王殿下大可以实话告诉我，可若是他的人带我走的，也该有个理由吧。”

如果之前不是得到秦啸的暗示，明乐也会同样困惑，而现在，她几乎可以确定，就是纪浩禹叫人迷晕了长平，并且试图将她带走，可是后来她放出消息说自己被困宫中，很有可能要大动干戈，于是纪浩禹不得已临时改了主意，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长平带了回来。

只是纪浩禹为什么要带走长平呢？

主仆两个若有所思地沉默下来，想了半天也不得要领，也就暂时放开不提。

“那么王妃，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长平定了定神问道，“既然已经和宫里头挑明了立场，皇上一定不会坐以待毙的。”

“盛京这里他最信任的还是御林军和密卫，为了完全控制住我，哪怕是御林军的围困他都未必放心。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他随后就会再派密卫过来，监视并且限制我的一举一动。”明乐捧着茶杯，良久之后才抿了一小口。

密卫的攻击力和杀伤力极为惊人，如果孝宗抱着玉石俱焚的心态，不仅仅是自己这里，连带着宫里姜太后那边，他都会起用密卫以备不时之需。

“那我们呢，要怎么做？”长平问道，“既然知道了王爷有意带兵直取盛京，皇上那边在竭力控制您和太后娘娘的同时，势必也要调遣援军前来增援，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早做防范。”

“他想要调动援军，也得调动得了才行。”明乐莞尔，神态一派轻松，“屯聚各地的小股兵力都有特定的作用，不能随意调动。现在纵观整个大邺国，唯有北疆之地屯兵数目最大，可以在确保当地战况稳定的情况下分调一部分回来救援朝廷，但是时间上也来不及了。所以，那部分兵力根本就不可能对我们造成威胁。孝宗手里现在可用的兵力——虎威大营那里我们也有准备，暂且忽略不计，也就是说，被他拿捏在手里的只有皇城内的十万御林军，江北大营的十万轻骑兵，再就是兵部和九城兵马司在京的小部分兵力，全部加起来，也和我们掌握的军队人数旗鼓相当。”

“我听大哥说过，南疆王爷掌管的军队是在战场上磨砺打拼出来的，而京城之地富庶，那些当差的养尊处优者居多，真要打起来定然不会是王爷的对手。”长平抿抿唇，重新抬眸向明乐看去，“王妃，这一次的战事，真的不可避免吗？那城中的百姓——”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明乐笑笑，放下杯子握住长平的一只手，眨了眨眼睛道，“有时候人多势众只是拿来吓唬人的，我自然有叫他们打不起来的法子。”

“嗯？”长平狐疑地递给她一个询问的眼神。

明乐但笑不语，重新拿起杯子抿了口水，突然转移了话题道：“这段时间爵儿不在京城，我有很多事不方便做，你即刻出京替我办两件事吧。”

“什么事？”长平问道。

“我想我知道平阳侯的退路在哪里了！”明乐说道，深深看她一眼。

长平一愣，忍不住倒抽一口凉气。明乐却不再多言，扬声招呼了院子里的丫头去把武冈找来，然后嘱咐了两人一些话，就安排他们从密道离开。

当天风平浪静，没再起什么风浪，明乐简单地用了点饭就上床歇着了。

三天两夜没有合眼，这一觉她睡得很沉，直到第二天一早才醒。翻了个身，见外面天色已经发白，她撑着身子爬起来，冲外面走来走去的人影唤了一声：“进来吧！”

雪雁闻声，连忙推门走了进来，不好意思道：“是不是奴婢吵到王妃了？”

“睡了差不多十个时辰，我也睡够了。”明乐笑笑，趿了鞋下地，走到外屋圆桌前倒了杯水漱口，“我看你在门口转来转去的，可是长平和武冈那里有回信了？”

“嗯！”雪雁点头，回她一个笑容，“刚收到武冈的密信，他说平城的事情已经办妥了，皇上果然派了人火速往那边赶，人和粮草，还有平城府衙的粮仓，武冈都处理干净了，再过一会儿，消息应该就会传回宫里。这会儿武冈已经带着长平离京往南去了，如果运气好，没准还能遇到小少爷他们呢！”

“那就好！”明乐淡淡一笑，目光深远地看向院子里朦胧的天色。

在局势大定之前，长平不能再回来，一定不能让纪浩禹有机会近她的身。

雪雁见她失神，知道她还在担心长平的安危，于是有意岔开话题道：“对了王妃，还有一件事！”

“嗯？”明乐收回目光，递给她一个询问的眼神。

“九城兵马司的指挥权已经被皇上收回去了，秦指挥使的府宅，还有礼王府也都被皇上以保护之名完全限制住了。”雪雁道。

“都只是暂时而已，没什么妨碍。秦啸和礼王早有准备，委屈一两日罢了！”明乐颌首道。

“还有昨天您刚一离宫，皇上就宣召了平阳侯和虎威大营的赵将军进宫见驾，据说将两人留在御书房不短的时间，不过两人出宫之后倒是没什么异常举动。”雪雁想了一下，继续说道。

虎威大营是眼下孝宗手边可用的最大一部分兵力，他会宣召赵将军入宫，完全在情理之中，而至于彭修——

“看来咱们王府内外已经完全处于密卫掌控之下了！”明乐冷冷地一勾唇角。

孝宗最为倚重的还是彭修，所以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才会把监视殷王府的重任交给他。

这样也好，不管彭修打什么算盘，总归他是没心思替孝宗办事的，对她而言反是件好事。

缓缓情绪，明乐对雪雁说道：“你去吧！白天这里不用你们伺候了，好好休息，晚上你和雪晴随我出趟门！”

“嗯？”雪雁狐疑地看她一眼。明乐却故意卖关子，没有多言。

“你说什么？给朕把话再说一遍！”与此同时，宫里孝宗刚刚睡醒就听到内侍传递进宫的消息，盛怒之下，直接将手里的一碗汤药砸了内侍满头满脸。

“虎威大营赵将军密报，皇上派去平城调派粮草的信使在路上遇袭，被人杀了。”那内侍匍匐在地，瑟瑟发抖，根本不敢抬头去看他的脸色，“还有、还有平城一大早递送进京的折子，昨夜府衙两处的粮仓同时走水，里面囤积的所有米粮被付之一炬，烧成

了灰烬。”

内侍说着膝行上前，把手里那份被药汁染得不像样子的奏章送上来。

平城是京城附近最大的城镇，历来朝廷都有不成文的规矩，税收得来的财务钱款直接运送进京入国库保管，而数量巨大的米粮则由平城专门修建的粮仓代为存储，因为两地相隔不远，来回调配也方便，再者京城之地驻军大多是在城外，粮草放在平城，也省得里外进出劳民伤财。

这一次孝宗为了备战，当即叫人去平城运粮，不承想统共不过七八里地，就出了这样的差错。

孝宗用力抓着身下床单，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份脏了的折子，没有动。内侍只能一动不动地呈着折子，大气不敢喘。半晌，孝宗才面无表情地吐出几个字：“叫平阳侯来见朕！”

“是，皇上！奴才这就去！”那内侍连忙应了，逃也似的奔了出去。

彭修接到孝宗口谕入宫已是一个多时辰以后，彼时孝宗已经起身，正坐在御书房的几案后对着展开的奏折走神。

彭修走进来，丝毫不介意他的脸色和脾气，躬身见礼：“臣彭子楚，见过皇上，不知皇上传召微臣进宫所为何事？”

“哦，你来了啊。”孝宗回过神来，先把放在跟前的奏折往前一推，“你看看这个吧！”

“是！”彭修应道，从容地走过去，拿起那本沾染了药汁的奏折一目十行地看过，才象征性地皱起眉头道：“皇上传召微臣过来，是怀疑此事和殷王府有关？”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孝宗由鼻息间哼出一声冷笑，目光嘲讽。

“可是微臣明明已经调派密卫把整个殷王府给监视了起来，并且周边又有御林军的岗哨封锁，除非殷王妃未卜先知，提前安排了人去做这件事，否则——”彭修摇头，十分肯定道，“这是不太可能的！”

“如果殷王已经秘密潜返京城了呢？”孝宗反问，阴冷的眸子里有幽暗而诡异的冷光一闪而过。

“这也不是不可能！”彭修说道，做出一副费心思的模样，倒是没了后话。

孝宗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也没在意他的神情语气，沉默片刻收摄心神看向彭修道：“事到如今已经不是追究这件事的时候了，虽然有楚州的密报，但在没见到殷王之前，有些事还不能下定论。只是为了保险起见，朕也不得不提前做好万全的打算。如今平城的粮草被烧，京城各府衙之内存粮都有限，你给拿个主意，要从哪里去调配粮草来补这个缺？”

“附近各州府的衙门应该都有存粮，只是离此最近的普运城也在二十里外，去平城的那段路上都会出这样的差错，若是依例再从别的地方调配粮草，难免会出同样的差池。”

彭修分析道。

“朕担心的也是这个！”孝宗说道，目光幽冷地盯着远处的地面，眼底的情绪让人难以分辨。他慢慢说道：“如果真的是殷王从中作梗，哪怕他的手里其实没有兵权，只用这种方式，从四面八方截断京城的粮草供应，用不了多久也可以将整个京城逼入绝境。”

如果宋灏真的动了这样的心思，那么很有可能他攻克京城就不费一兵一卒了，这样的布局和用心未免太过险恶。

“可是城中府衙的粮仓根本就顶不了用。”彭修说道，面上表情很是认真，思付再三，提议道：“城中富户和官员家中应该会囤积粮草，不如皇上一道圣旨，让他们——”

“唉！”孝宗未等他说完已经抬手制止，“杯水车薪，也不是长久之计！”说完，他就定定地看向彭修。

彭修心里冷笑，只看他这副表情就知道他心里早有计较了，此时却假惺惺来问自己？只怕——

彭修只装作不懂，继续与他打马虎眼：“微臣愚钝，还请皇上明白示下！”

孝宗又盯着他看了两眼，见他神情之间确实一片坦荡，这才把放在手边的另外一份信函推到他面前道：“你再看这个！”

彭修心里狐疑，面上却是不显，径自取过那信函打开，粗略扫了一遍，表情慢慢沉寂下来：“这个是——”

孝宗叫人调查了四海钱庄，并且给出了一份有关钱庄的详细资料。四海钱庄是易明乐的，这一点彭修已然知晓。

他最先注意的还是明乐借易明爵之手大量囤积粮草一事，然后从他们安置在南北两地的粮仓入手，顺藤摸瓜，最后查到了四海钱庄。

一直到今天，他都十分惊诧明乐高瞻远瞩的控制力，不过四年时间，那座四海钱庄已经垄断了大邳国的银钱流通，说她完完全全掐住了大邳国的经济命脉都不为过。当然，孝宗所持的这份资料还不曾调查得这么详尽，否则，他现在绝对不会是这样一副轻松释然的表情。

所以这一场仗，如果明乐和殷王都有足够耐心的话，根本就不必打下去，只靠那座四海钱庄就能一点一点将这座皇朝的政权逼入绝境。

现如今，宋灏手上兵权在握，双管齐下，这一场对决，孝宗根本没有丝毫的胜算。

“朕已经叫人查过了，这间钱庄收拢了两座巨大的粮仓，用以在南北两地倒卖粮草盈利。位于北方的那座与江北大营只有一山之隔。那一段是水路，沿途又全在江北大营控制之下，所以如果可以——”孝宗话不必说得太明白，彭修已是心领神会。

“皇上的意思是，想要从这间钱庄所辖的粮仓借调部分粮草过来应急？”彭修接过话茬。

“为今之计，也只有这条路走起来最为妥实。”孝宗说道。

彭修心里苦笑。若是真叫孝宗找到这钱庄的主人，只怕想不当场气死都得靠运气，可是他并不打算阻止。

“皇上需要见一见这四海钱庄的东家吗？”彭修问道，唇角不觉弯起一个弧度。

若是孝宗和易明乐在这样的状况下遇见，当是十分有趣。

驿馆。

彭修刚从孝宗处出来，纪浩禹就得了消息，眼睛顿时笑眯了起来。

“爷也要去凑热闹吗？”红玉微笑着问道。

“自然是要去的！那个丫头放了假消息把本王留在京城，这会儿有热闹不凑，岂不是没劲得很？”纪浩禹一笑，沾染了茶水的唇色更显妖娆妩媚。

他放下茶碗从睡榻上起身，美目妖娆一转，对红玉吩咐道：“去给本王找一件鲜亮的衣裳来，今几个爷也带你们去八方赌坊见见世面！”

“不是去四海钱庄吗？”绿绮不解地皱眉。

“我说赌坊就是赌坊！”纪浩禹极为笃定。易明乐那丫头是存了心想把孝宗气死，既然要撂底牌，自然就不会藏一半露一半，一次全部抖出来才够分量。

红玉和绿绮见他胸有成竹，于是不再多言，下去准备。

日暮时分，孝宗乔装了一番和彭修一道出宫，直奔四海钱庄。孝宗在车上等，彭修进去递了帖子，不想竟然吃了闭门羹。

葛掌柜笑得一脸和气，恭恭敬敬地把拜帖退回去：“咱们东家去了八方赌坊，这位贵客要寻人，便去那里吧。说来也是你们运气，东家平时不常在京城露面！”自此不再多言，低头噤里啪啦拨弄算盘珠子。

八方赌坊？听到这几个字，彭修眉头不觉打了结。八方赌坊是什么地方他是知道的，若是旁人去了那里没什么奇怪，但是明乐——

她绝不可能过去是为了消遣，哪怕行事再不拘一格，眼下时机都不对！

彭修敏锐地意识到了什么，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再不敢掉以轻心，连忙收了请帖回到马车上。易明乐那个丫头的能耐，较之他所预料的似乎还有富余。

“赌坊？”赌坊那种下九流的地方，孝宗打从心底里排斥，听他一提，立刻沉了脸。

突然想到许久之前的一件事，彭修心跳不觉慢了半拍，抬头见孝宗还在犹豫，开口提醒道：“皇上，微臣记得，当初惠王殿下还在的时候，就是这家赌坊的常客。”

果然，孝宗闻言立刻神情一肃。

当年宋泽的死是无头公案，直到今天都没拿到真凶，彭修不会无风起浪，他心里也惊疑不定，一犹豫就点了头：“走吧！过去看看，另外多调派一队御林军在后面跟着！”

“走！去八方赌坊！”彭修冲外面吩咐，然后打开车窗，对护驾的刘鸣道：“你即刻回宫，传皇上谕令，调派两千人马出宫，让他们兵分两路，先把八方赌坊所在的那条街的两侧巷子封死，以防万一！”

孝宗会叫御林军来，无非打着这样的主意，一旦发现那间赌坊有任何不妥，马上叫人一网打尽。

彭修办事孝宗自然放心。

入暮时分，许多人行色匆匆赶着回家，街巷熙熙攘攘，吵得人心烦意乱，孝宗捺着性子，车队足足走了一个时辰，才进了八方赌坊所在的那条花街。

彼时天色已经全黑，正是青楼楚馆人来人往生意最为红火的时候，两边的花楼门前彩色灯笼高悬，整条街上飘着浓厚的脂粉香气，每一处门廊下都有衣着暴露的艳妆女子倚门揽客。

一路走过去，八方赌坊的门脸还是极为好认的，院落连绵，占地很广，一眼望不到尽头。朱漆大门敞开，里面所有过道全部用成色上好的汉白玉砌成，沿路遍植品种名贵的树木和花卉，看上去赏心悦目。孝宗不下百次想象过赌坊内外乌烟瘴气的场面，这一刻看着这座布局雅致的广宅大院，不由得疑窦丛生，大门上“八方赌坊”四个鎏金大字却是做不得假的。

而彭修则因早有心理准备，反而不觉多少意外。

那个丫头心思别具一格，这样与众不同才符合她的作风。他唇角弯了一下，却不曾构成微笑的表情，只默默打量着门口的两尊石狮子。

狮子个头很大，正好和大门的排场匹配，不同于别家的是上面居然别出心裁地刷了金漆，雕刻的卷毛映着大红灯笼洒下来的光芒，倒更像金色的钱串子，仿佛整座建筑，只在这一点上才显出主人家嗜钱如命的本质。

赌坊门口也不曾出来伙计揽客，一行人长驱直入，尾随着前面进去的赌客进了位于一重院子的正厅。彼时场中已经开赌，宽敞的明室之内大大小小的黄梨木桌子摆开，骰子、牌九等各式各样的赌局样样俱全。

到了这里，孝宗才终于找到几分赌坊该有的气氛，却发现里面有好几个“熟人”，他原想发怒，一眼扫下来却是脾气都懒得发了。按朝中惯例，五品以上京官才有资格参与早朝议政。

“啊，皇——”里面正赌得兴高采烈的户部尚书常广运不经意一抬头，险些从赌桌上翻下来。

彭修目色一沉，立刻投过去警告的一瞥，顺手扶了他一把，笑道：“常大人也在啊，本侯的一位朋友远道来访，一起过来玩两把，大家不必拘谨，你们玩你们的！”

他现在可谓孝宗跟前第一红人，气势又强，这么一来一去的，但凡认得孝宗的都已经发现了他的存在，个个脸色铁青，冷汗直流。陌生又诡异的冷空气在这几人中蔓延开来，

却又被赌场的气氛压住，倒是没有影响其他人。

场子里伺候茶水的伙计已经机灵地凑过来：“两位客人要玩点什么？咱们这儿只有您想不到的，绝对没有玩不到的，请您二位先去账房兑筹码。”说着他顺手指了指后面挂着蓝色长布帘的一间屋子。

“好！”彭修点头，知道以孝宗的脾气，长久站在这里必定出事，“我的这位朋友喜静，给我安排个安静的雅间吧，我们先喝口茶，过会儿再下来玩。”

“好嘞！”那伙计高唱一声，引着孝宗一行进了二楼雅间。

彭修掏了银票去账房兑了部分筹码，一面装作不经意地打量这间屋子，一面随口问道：“我从四海钱庄过来，那边的掌柜说我要找的人今晚会在哪里出现。”

柜台后面正在数银子的管事这才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和气道：“东家是说今几个要来的。”然后再没了后话。

易明乐那丫头果然步步计算精确，料准孝宗会被引来，所以提前给钱庄和赌坊两方面都打了招呼，但是她随后到底要做什么？彭修对此，与其说好奇，不如说期待，于是也没继续追问，带着筹码去了二楼雅间。

孝宗显然因为朝臣出入这种下九流的地方而心里窝火，从进门开始就死沉着一张脸，一语不发，彭修耐性比他好上太多，两个人干脆相对沉默。下面一楼的吵闹声不绝于耳，几乎要将屋顶掀开，就这样约莫又坐了小半个时辰，突然听到楼下的吆喝声里间或夹杂几声激烈的叫骂。

彭修心思一动，扭头冲门口道：“下面怎么回事？”

“主子！”守在门口的侍卫推门进来，回禀道，“是鲁国公府齐家二少爷输了银子，和赌坊的人起了冲突。”

历来勋贵之家常为承袭爵位和家产钩心斗角，鲁国公一脉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府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一旦朝廷钦定了世子人选，同辈中其他子嗣都会分得一定财产以自立门户。

今日闹事的这位，就是鲁国公家被分出去的二房长孙齐逊。鲁国公府的二老爷是个病秧子，早在七年前就病死了，所以这一房的家业落在了齐逊手里。这位是个天生的纨绔，欺男霸女，不学无术，早些年鲁国公曾训斥过他几次，回回都听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告饶诅咒，发誓说要改过，一旦出了鲁国公府的大门却又一切照旧，到后来，鲁国公年纪也大了，索性眼不见为净。

彭修起身走去走廊往下看，孝宗想了一下，也起身跟了过去。

齐逊不知道在哪里喝高了，彼时正抓着之前的账房管事骂骂咧咧不肯撒手：“你们打开门来做生意，摆什么谱？你说你们这先前赊账的规矩给废了，好，小爷也不缺钱，你不给赊了，我拿宅子抵押总成了吧？快给我换银子来！”

“这位公子，赌坊的大小规矩都是咱们东家定下来的，您家的那座宅子可住着老少几

十口子呢，按照惯例，咱们是不收的！”掌柜尽量好言相劝。

寻常时候，明乐不会准许赌客在这里闹得太过，他们可以赌，她也允许赌坊放贷给他们应急，但这项福利是有针对性的。她整理了一份京城所有勋贵之家的家产档案压在账房，放贷是在估算过他们的偿还能力之后。她不做亏本买卖，更不允许有心人士上门讹诈，卷着钱后逃之夭夭。

因遇到过萧庆元那样的人，她从不允许赌徒在这里闹出倾家荡产或是赌命杀人的事情来。这间赌坊虽说摆在这里，愿者上钩，但赌徒再可恶，他们的家人总是无辜的。通常情况下，她也不会手软，所以八方赌坊账上背负的人命案子并不是一件两件那么简单。

“呸！狗眼看人低的奴才，你不知道我是谁吗？叫你给我换银子，你就麻溜地去，再啰唆，当心我——”齐逊一身痞气，一把抓过那张房契就拍在了管事脸上。

管事黑了脸，旁边的护卫蓄势待发，刚要把人扔出去，却见那管事眼睛一亮，态度恭顺地冲着大门口道：“东家！”

八方赌坊的主人？在场的大都是这里的常客，对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主人好奇也不是一两天了，此时不禁纷纷回头去看。顺着掌柜的视线看过去，却见一个锦袍玉带的翩翩少年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一身月白色锦袍，袖口和下摆都用极细的银线绣着翠竹的纹样，身板儿有些单薄，但是步伐稳健，行走之间雍容淡定，有一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逼人贵气。

这少年脸色白得剔透，唇色也不十分鲜明，一张做工精致的银色面具遮住了他的半边脸孔，窥不见真容。明明是十分普通薄弱的一个少年，众人却立刻感觉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势压迫着，几乎移不开视线。

八方赌坊的主人，就是这个看起来无比稚嫩的少年吗？

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他只是个幌子，背后一定有一个真正的主人，而在二楼走廊上的彭修和站在顶楼雅间门口的纪浩禹却都在他出现的一瞬间各自牵动唇角，露出玩味的笑容来。

果然是她！彭修目光沉了沉，紧盯着楼下少年的一举一动。

“爷，那个不是——”绿绮嘴巴张得老大，差一点惊呼出声。

“嘘！”纪浩禹晃了晃手指，饶有兴致地看着楼下。明乐在八方赌坊这里的老底他是早就知道的，却是头一次见她以这个身份公开露面。

“你是哪里来的小子？不要搅局！”齐逊愣了一愣，回过神来，显然没把这个不起眼的少年看在眼里，直接对掌柜的呵斥道：“不要给我扯东扯西，今天小爷一定要在这里赌两把，赶紧给我兑银子！”

掌柜的却是不再理会他，径自走去少年身边，恭敬道：“东家，这位齐公子——”

明乐唇角勾了勾，露出一个漂亮的弧度，抬手制止了他，表情平静地看着齐逊，慢慢道：“你刚才说要把我的八方赌坊怎么样？”

“我说我要拆了这座八方赌坊的招牌，怎样？”齐逊眼角挑得老高，不屑地冷哼，“小爷我肯登你家赌坊的门，是给你脸，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又不是白拿你的，我齐家的银子难道还是臭的？别磨蹭了，马上给我换银子来！”

“八方的规矩是我定的，我不管你是谁，今天你进了我八方的大门，就得守我八方的规矩。你要典当田地就去当铺，要卖儿卖女，出门去隔壁！非要押在我八方的赌桌上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我下的赌注，你未必吃得消！”明乐道，抬眸看了眼二楼，见孝宗已经到了，也没什么心情和这纨绔周旋。

“笑话！这天底下还没有小爷我玩不开的场面！”齐逊一挺脖子，死活不肯罢休。

“是吗？”明乐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一抬手，管事立刻会意，取过一套色盅送到她手里。

明乐就势往长桌一头的宽大椅背上一坐，唇角勾起冷涩的弧度：“赌坊规定，没有筹码的赌徒不配留在赌桌上。我现在给你个机会。赢了我，从今以后八方赌坊任你出入，赢多少你可以尽数带走，赔多少全算我的；输了，我会取你身上的一样东西，作为今天你闹我场子的代价！”

“取、取什么东西？”齐逊看着她覆了半张面具的脸孔，本来还想放狠话，却没来由地打了个寒战。

“你总会有机会知道的！”明乐也不给他反应的机会，衣袖一拂，色盅就收了桌上的骰子。她手法十分熟练精湛，赌桌上的行家全都一眨不眨地盯着。一阵响动过后，明乐随意将色盅扣在桌上，凉凉道：“大还是小？”

齐逊冷汗湿了一脸，想要拔腿跑掉。他稍稍往后退了一步，却被不知何时站在身后的打手堵住了去路，心里想着明乐开出来的优渥条件，一时心存侥幸，咬牙道：“大！”

明乐由鼻息间哼出一声冷笑，开了盅。

赫然是两颗骰子叠加，显出最上面红彤彤的一个点！

她目光冰冷地朝齐逊看过去，齐逊一下子跳了起来，大声道：“不算！你要诈，重来！”

“赢就是赢，输也要输得起！你当我八方赌坊是什么地方？”明乐不为所动，管事一挥，两个健壮的手就打手就一左一右将齐逊按在了地面上。

“放开我！你们敢动我？我爷爷是——”齐逊这才惊觉对方是要和他来真的，失声叫嚣着放狠话。

雪雁上前一步，冷着脸正要拔剑，孝宗终于忍无可忍怒喝一声：“住手！这里是什么地方，由得你胡来？”

说话间他已经扶着内侍的手匆匆往下走。明乐看也不看，冷声命令道：“给我剁掉他一只手，扔出去！”

“是！”雪雁应诺，动作迅如闪电，寒刀一闪，血光飞溅。

“啊——”齐逊惨叫一声，顿时两眼一翻晕了过去，两个打手拖死狗一样将他拽着丢了出去。

孝宗奔下来却扑了个空，看着院子里淅淅沥沥洒了一地的血，虽然他以前也被明乐顶撞过，但是这一次当着臣子和百姓的面，这是前所未有的羞辱，他目露凶光地瞪了明乐一眼，又怒不可遏地看向彭修，咬牙切齿道：“她到底为什么会在这里？”

彭修连忙跪下，似是惶恐，面上表情十分镇定：“微臣的确是按吩咐派密卫把整个殷王府团团围住了，绝无差池，实在是——”

在场的人十有八九都是认识彭修的，此时忍不住揣测，能叫皇上身边的一等红人平阳侯卑躬屈膝、惶恐至此，这两个剑拔弩张、针锋相对的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明乐冷笑，斜睨了彭修一眼，对孝宗说道：“我要去哪里，平阳侯自是无权过问，你就算迁怒于他也于事无补！而且，今天原也知道你有事要见我，我才勉为其难过来一趟。时候也不早了，我们说正事吧。天亮之前，我还得回去！”

孝宗盯着她，半晌说不出一个字来。

他来这里是为了见四海钱庄的东家，而不是什么八方赌坊的主人，虽然明乐的八方赌坊主人身份叫他始料未及，此时他更介意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明乐自是料准了他的心思，含笑看着他，耸耸肩，慢慢说道：“是啊，八方是我的，四海也是我的！虽然你一定不想看到，但事实就是这样。你需要我江北粮仓里的存粮应急是吗？我这个人从来好说话得很，既然你亲自来了，我也不想驳你的面子，可是我的规矩也不能废。你要给我怎样的诚意来商量这件事？是以八方的规矩，还是四海的？这里是八方赌坊，我习惯把任何生意都谈在赌桌上，你若赌不起，或是不想赌，那么请便。作为四海的主人，就不必这样麻烦了，钱财粮草都是小事，或是你愿意跪下来求我一求吗？若是能求得我把宿怨一笔勾销，一切就好说了。”

说完，她重新往身后那张宽大座椅的椅背上一靠，摆出一副我等你屈膝来跪的排场来。

常广运等几位朝臣顿时傻了眼，舌头打结道：“你、你、你大胆！”

“常大人，我敬您是位高权重的尚书，但那只是在朝堂之上。您可别忘了，今日这里是我的地方。”明乐斜睨他一眼，举止傲慢，“我不想拿八方的规矩来驳你的面子，也请你适可而止，不要随便掺和。今天这里的是我们宋氏一门的家务事，可不是你能管的。”说着，抬手取下脸上的半张面具扔在了桌子上。

她容貌极盛，若不是借着面具遮掩，自是一眼就叫人分辨出女子的身份来。本来八方赌坊的主人被曝是个乳臭未干的少年，已经叫人大跌眼镜，现如今竟又变成了姿容绝艳的少女，更是叫人始料未及。再一想到方才她对那纨绔的手段，所有人都绿了面孔，表情极难控制，不知当做什么反应。

“你、你是——”常广运等人经常出席宫中宴会，自是认得她的，一个个如同见了鬼

一般，说不出话来，纷纷扭头去看孝宗的反应。

“私自经营赌坊的营生，又笼络朝臣，祸乱朝纲！”当着臣民百姓的面，孝宗还是需要撑着脸面的，他抬手指向明乐，可是话到一半，终究没能压制住情绪，突然失声笑了起来：“好！你当真好手段！你可知道，只凭你这意图不轨的野心，我足可以叫你死上千百次！”

“祸乱朝纲？这个罪名我可担待不起！”明乐莞尔，四下打量了一遍大厅的布局，继续说道，“我是经营了这家赌坊的生意不假，可是朝廷有哪一条律令说过，经营赌坊就是祸乱朝纲了？无论八方赌坊也好，四海钱庄也罢，我经营的都是正经买卖，一切按照正常的流程走，在府衙那里该有的备案资料一样不差，每个月该交的税款也一文不少。至于这些大人，我可不曾与他们有所结交，我打开门就是为了做生意，难道他们上门我还要给赶出去吗？”

常广运等人生怕被牵扯在内，都使劲垂下头，不敢去看孝宗的脸色。

“既然你说这只是家务事，那么就不要再在这里说话了，我们换个地方，关起门来把这件事原原本本说清楚！”孝宗强压着脾气，死捏着拳头就要往外走。

“阿灏如今不在京城，我一介女子，手里又掌管着你感兴趣的这么大一份家业，你觉得我会这样跟你出门？合适吗？”明乐坐着没动，撇撇嘴，随意问道，一句话就把孝宗打成了觊觎别人财产的卑鄙小人。

赌客们指指点点，看向孝宗的眼神都带着鄙夷的味道。

孝宗被这种气氛压着，人僵在了原地，冷声道：“你走是不走？不要在这里故布疑阵了，也不要再混淆是非，你打什么主意我一清二楚！”

“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明乐微笑，神情语气越发从容淡定，“除非你当场立下一张字据，保证不会染指我的产业和我囤积在江北粮仓里的粮草。”

那些粮草，是孝宗唯一能拿来和宋灏抗衡的保命符，他紧绷着唇角不说话。

“按理说你与我夫君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从辈分上讲我是该叫你一声大哥的。既然咱们同出一门，现在你有难处我的确不该见死不救，可是——”明乐目光中染上一抹凄婉，继续说道，“你这样扣着我夫君的生母威胁我，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若是我拨了银两和粮草给你应急，后面你反悔了，再得寸进尺要求我别的，我又当如何是好？所以你别怪我多心，今天当着在场诸位的面，我要你一个保证，这应该不为过吧？”

这话就是把双方之间的种种变换了说辞来表达，一番话也是有理有据，叫不明真相的人下意识就信了，纷纷议论起来。

“八方赌坊生意红火，说是日进斗金也不为过，是要防着点的。”

“这家赌坊算什么？四海钱庄可是现今全国最大的宝号，说是富可敌国也不为过，啧啧！”

“在这京城之地，京兆府哪年不得接几起豪门大户争夺家产闹出来的麻烦官司，夫人

有此顾虑再正常不过。”

“亲兄弟也要明算账，若是一定要借银子，还是当着官府的面留下字据为好，小心驶得万年船嘛！”

……

众人七嘴八舌，议论声如一个接一个响亮的巴掌打在孝宗脸上，让他这堂堂一国之主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羞辱。

“你们、你们放肆！”孝宗身边的侍卫忍无可忍地怒声呵斥，“你们这是把我家主子当成什么人了？什么八方、四海的，我家主子岂会看在眼里？谁再多说一句，我就斩了他的狗头！”

在场赌客里不乏寻衅生事的刺儿头，那脾气一点就着，立刻有人不忿地大声嚷起来：“一个狗腿子就这样嚣张跋扈、目中无人，可见主子更不会是个讲道理的。人家都说得很明白了，夫君不在家中你们还找上门来生事，不是存心欺负人又是什么？掌柜的，我看就算是他打了借条，你这银子也是不能借的，肯定是个有去无回的买卖！而且这种人，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不能惯出这样的毛病来！”

孝宗身边的人，平时都自认为高人一等，哪个是能随便受气的？闻言立刻勃然大怒亮了兵刃：“你说什么？再说一句试试看！”

彭修做做样子想要去阻止，却故意晚了一步，以促成此事。

帮腔的赌客被眼前明晃晃的大刀吓得一个趔趄跌在地上，敞开嗓子哀号起来：“杀人了！有人在这里行凶杀人了！来人！报官！快去报官！”

却原来这人也是个有身份的主儿，话音未落，他留在院子里的七八个随从就撸袖子冲了进来，一股脑儿地向孝宗等人围了过去。

孝宗的侍卫习惯性地以应对刺客的方式迎敌，齐刷刷拔刀就砍，一个冲在最前面的随从被砍了一刀，胳膊上鲜血直流。

孝宗知道要坏事，立刻怒喝一声：“不许动手！”

却是晚了。

那人胳膊受了伤，马上就躺在地上打滚撒泼：“杀人了！打死人了！”

要知道，常年在这里出没的赌客大都彼此熟悉，见同伴吃亏，马上热血沸腾地撸袖子招呼人来帮忙。场面瞬间失控，许多赌客都唤了随从和护卫进来，二话不说把孝宗等人围住就是一通乱揍。

这些人只是平头百姓，孝宗并不能叫侍卫下狠手，自然只有吃亏的份。

“不能打！不能打！你们放肆！你们这是大不敬！这是皇上，你们对皇上不敬，是要杀头的！”常广运等人再也不能坐视不理，呼喊拥挤过去劝架。可是这个时候，所有人热血沸腾，谁还听得进话去？

“呸！什么皇上？就算是天王老子也没有平白无故伤人的道理！打！给我打！狠狠

打，打得他老娘都认不出来！”之前挑事的刺儿头直接爬上桌子，跳脚助威。

闹成这样，彭修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只能做做样子，和常广运等人一起尽力把孝宗护住，然则赌客人多势众又齐心，铆足了力气把他们严严实实地堵在大厅里，拳打脚踢好一顿狠揍。

明乐还是事不关己地坐在长赌桌的一头，悠闲地晃着色盅聊作消遣，笑意浅淡地看着场内越发激烈的战况。纪浩禹在四楼的回廊上居高临下地俯视，到了这会儿才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这个丫头，煽动人心的本事真够绝的，今天孝宗也该认栽，不被这些所谓的“暴民”打得满头包，就别想从这里抽身而退了。

“殷王妃这是做什么？难不成还能在这里把孝宗皇帝活活打死吗？”绿绮扁着嘴，不解问道。

孝宗是自投罗网找来的，又是他的侍卫出手伤人在先，何况这些人不知道他是皇帝，哪怕他被打死也是活该。

“她不会这样做的！”纪浩禹弯了弯嘴角，唇边笑容不改，语气却甚为笃定。

下面的战况愈演愈烈，明乐事先安插在人群里的暗卫趁乱不断往孝宗所在的保护圈逼近，出手狠辣绝不容情，使的都是阴招，没多久就把孝宗的几个侍卫打得个个内伤，战斗力大减。常广运等人养尊处优惯了，根本就不是打架的料，被一众赌客群殴，开始还有心护着孝宗，到了后面当真是满地找牙，自顾不暇了。

彭修到这个时候才终于有些控制不住地恼了，一掌将一个迫近他身边的暗卫拍飞了出去，目光一寒，一个箭步冲出人群朝明乐的方向奔来。

雪雁和雪晴齐齐上前去拦，一个被他一掌迫开，一个被他反拿住手臂控制住。

“够了！”彭修一字一顿道，手臂同时一个翻转，掐住了雪晴的喉咙，对明乐说道：“事情不要太过，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难道真要逼我动手吗？”

两人四目相对，各自都从对方眼睛里看到了凛冽的寒意。

明乐扔了手里的色盅，站起身来，冷冷盯着他扣住雪晴脖子的手指。

彭修被她这样讽刺而冰冷的目光盯着，心里突然烦闷了起来，不耐烦地一把将雪晴推开，转身一声不吭地闯回战圈，冲开一拨人，把孝宗拉起来护在身后，一面吩咐一个侍卫道：“传令下去，让刘鸣带人进来救驾，记住，不要声张皇上的身份！”

那侍卫应声跑了，明乐也未阻止，无声中敛了笑容，目光凛冽，盯着场中混乱的局面，然后一撩袍角，头也不回地转身往后面的账房走去。

“这里的场面你知道该怎么处理，别出岔子！”明乐说道，侧目看了管事一眼。

“是，小的明白，请东家放心！”管事恭恭敬敬道，赶紧给她掀开门帘。

明乐闪身进去，没了踪影，楼上的纪浩禹看着，心里突然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刚要招呼走人，然则为时已晚，楼下大门外神兵天降，已经有大批衙差手持兵刃冲了进来。